

集煉試

唐 鐸 海 著

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

試 煉 集

唐 鉄 海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9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文艺評論、杂感集。包括三篇短論、四篇对作品的評介和六篇对右派分子反动謬論的駁斥、批判。作者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不久前在萌芽、新港等刊物上发表的“钢铁巨龙”、“七根火柴”等十多个短篇創作，对爱好文艺創作的讀者頗有启发；駁斥右派分子反动理論的文章都是反右斗争中的作品，着重批判了許杰的“文艺为人生”的反动理論；駁斥了傅雷对培养新生力量的右派謬論；对王若望的两篇反党特写进行了剖析；揭露了王若望在“反宗派”的幌子下向党施放的毒箭。十三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立場鮮明、富有战斗性，有助于讀者正确理解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試 煉 集

唐 鉄 海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書号 0522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1/8 字數 61,000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价(九) 0.30元

目 次

一天等于二十年	1
要下决心作工人阶级的文艺新军	8
业余写作者的警鐘	14
苏联文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2
——紀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共产主义精神的光辉	27
——評“上海大跃进中的一日”征文八篇	
双龙飞天	36
——評工人創作“鋼鐵巨龙”和“水上长龙”	
喜讀愿坚两短篇	43
草原上人們的爱和恨	53
——贊蒙古族作家烏兰巴干的小說“火燒王爷府”	
“学舌”、“断奶”和“独立思考”	58
——兼論沈雁的小品文：“断奶有益”	
枪枪对准社会主义的“杂文家”	64
——斥洛雨的一篇反党杂文	
許杰的“文艺为人生”理論的反动性	70

駁傅雷在培养新生力量問題上的右派謬論 79

“干預生活”还是歪曲生活? 87

——剖析王若望的两篇反党特写

王若望在“反宗派”幌子下

向党施放了五支毒箭 101

后 記 109

一天等于二十年

馬克思預言过，无产階級革命將使我們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偉大时期。这是指的革命的速度。

无产階級是最彻底、最富有远大理想的革命家，真正的英雄好汉，从来就是“不断革命”論者。因为无产階級革命的理想是建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这条道路长得很也寬广得很，只有无产階級才能永远保持飽滿的政治热情，而且不断地加快速度，飞奔前进，把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爭速度，搶時間，这是无产階級革命家的独特风格。

开国以来，我們偉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仅仅以八年時間，就取得了經濟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胜利；接着就在去年春天，当天空中掀起一小堆烏云的时候，又展开了一場政治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差不多只有一年左右時間，这个革命便取得了基本上的胜利（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時間內，还会繼續下去）；这一次，党在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上，又向我們提出了展开一个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的新任务。通过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尽速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今天，我们伟大的国家已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革命建设的速度问题，又一次迫切地摆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

刘少奇同志说：“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的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已是包含着六亿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好”，这是连三尺童子、八十老翁也能唱的美好理想。我们不是不止一次地听到群众殷切的期望：“建成社会主义要多少年？”或是“我还想亲眼看到共产主义社会呢！”提高建设速度，正是六亿人民“如饥如渴”的迫切要求。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去冬今春所领导的生产大跃进，就是在这个群众基础上提出来的。“跃进”，在速度上就和一般的“前进”、“迈进”有所差别，当然跟“慢慢来”派的乌龟爬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单单“跃进”还不够，群众还要在“跃进”前面加上个“大”字，这是一种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英雄气魄。上海工人有一首民歌说得好：

只要一顆雄心在，
龙角虎牙拔下来！

——王仕成

这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建設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干劲。党总结了八年建設过程中人民群众所創造的经验，就在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有了这条总路綫，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都得以調动起来；有了这条总路綫，建設的速度就有了保障。这也有民歌为証：

心中沒有总路綫，
百斤担子挑不起；
心中有了总路綫，
浑身长出千斤力。

——黃亦波

这是怎么样的“力”？是“倒尽四海水，拔掉五岳山”的威力。有了这样的“力”，就能精神昂揚，永居上游。

我們如果用火車头来比喻总路綫，固然能說明它帶動一切工作前进的无比威力，却远远不能說明它的前进速度。事实証明，只要坚决貫徹这条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就会出現“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建設速度，那么，我們的文学家們只有用火箭，用原子船来加以比拟了。

有了总路綫，馬克思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預言正

在被我們实现，或是将要被我們实现！

就拿去冬今春是农业生产大跃进來說。过去几千年来兴修水利开挖土方的总数，还没有这几个月来开挖土方的总数多。在这几个月以前，許多农民还使用着我們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古老农具，而現在，全国农村中已經搞起了一个規模宏大的农具改革运动，創造了玉米脫粒器，上山馬車、馬拉发电机、双筒抽水机和插秧船等新工具，也出現了十二岁的少年发明家張狗丟，他們仅仅在几个月時間內，就使古老的农具一下子出現了新的面貌……。在工业生产大跃进中，技术革新已經在全国开出灿烂的花朵，創造了三槽出鋼、一天增产一倍汽車等奇迹，发明了過去从来不会制造的活性顏料，电加工模具等产品，打破了“江南无煤田”的說法，也出現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人出身的革新家李士英；这些創造发明和技术革新者們，使得我国工业建設的速度大大地跃进了，提高了。

为了加速建設社会主义，人民群众对于文化革命的要求也日益高漲。江苏省昆山县三天就消灭了文盲，上海华成烟厂也要在三天內成为全市第一个“无文盲厂”。在轟轟烈烈的群众文艺創作运动中，上海已有三十万劳动群众拿起笔来，两个月內創作了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二百万篇。八百里秦川是我国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如今又涌現出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李白、杜甫；渭

河边上飄揚着“小麦、創作两丰收”的豪迈的口号，那里的“三老汉創作組”的作品是家喻戶曉的，两寺渡村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她是社里的接生員，又是活跃的民歌手；連十几岁的娃娃也成了新儿歌、民謠的作者。一向处于貧困落后的山区的河南禹县，經過群众动手，現在已乡乡有初級中学，社社有完全小学，队队有业余小学。这样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在过去的几千年来，連想也沒有想到过，可是今天在几个月甚至几天之内，就把它实现了！

是的，六亿人民不愿再当自然的奴隶了。大家迫切要求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爭取做自然的主人，尽速建成社会主义。上海的劳动群众也有民歌予以刻划：

我們一跺脚，
大地震动；
我們吹口气，
河水讓路；
我們一举手，
大山胆寒；
我們一迈腿，
誰也不能阻擋。

——上鋼一厂

有了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劲，有了这样鼓足干劲的劳动群众，加上党给我们明确指出的方向——总路线，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难道还不能以火箭的惊人速度，把社会主义社会提前建成！在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以前，当我们读到报纸上用香喷喷的油墨印着：“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时，作为一个伟大祖国的人民，心里是多么激动，多么振奋呀！可是在八届二次大会上已经把“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一跃而为“十五年或者更短一些时间”；看，我们的带路人——光荣的党就是这样抓紧建设速度，要把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建设得越快越好。到那时，我们就有了大量的钢铁，不但我们自己制造的汽车、轮船、飞机行驶全国，而且连世界上最大最精密的机械我们也能制造。长江、黄河、淮河等主要河流已经向我们低头，全国实现了水利化。从北京坐船可以直达广州。农业的单位产量已经从几百斤发展到一二千斤以上。西沙群岛、东沙群岛成了美丽的城市。我们的重型人造卫星已经上天，并且开始了征服月球的工作。在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工农劳动群众中，将出现大批红色的科学家、文艺家和理论家……。

速度，时间，争速度，抢时间，十五年还嫌慢。快了还要速，快了还要快，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这就是思想解放了的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浪漫主义！

欢呼总路线！贯彻总路线！最后，让我用拙劣的小

詩一首，預祝我們在和時間賽跑中取得更加輝煌勝利：

因为有了总路綫，
破除迷信能翻天；
一天等于二十年，
呼风喚雨人胜天！

我要戈壁滩上引黃水，
管叫它内蒙繞个弯！
我要西藏变江南，
削平喜馬拉雅山！

1958年6月5日深夜

要下決心作工人階級的文艺新軍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文艺路线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我们粉碎了右派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保卫了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同时也给予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我们青年文学写作者以极其深刻的教育。

对于我们青年文学写作者来说，重大的教育意义就在于使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去时刻注意和群众相结合，不去时刻注意改造自己的非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锻炼自己的立场，就有跌入追求名誉地位和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泥坑的危险。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培养出一大批工人阶级文艺新军，同时也可以产生一小部分新的资产阶级“文艺家”。为了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党已经发出建立“一支坚强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并从工农群众中培养新作家”的伟大号召。我们青年文学写作者应该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作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

文艺新軍，加入到这一支光荣的队伍中去！坚决不当可耻的資產階級“文艺家”！

所謂一支真正的工人階級文艺队伍，就意味着由一大批彻底摆脱資產階級思想影响、坚决执行党的文艺方針、并和群众密切結合的文学家艺术家所組成的坚强队伍。这是一支既包括老作家又包括青年写作者，既包括专业作家又包括业余写作者的无限壮大的队伍，而不是为少数几个資產階級右派“大作家”所把持的小集团和独立王国。要建立这样一支工人階級文艺队伍，首先就得从思想上和体制上解决一个基本問題，即文艺工作者必須和工农兵群众相結合的問題。这正是我們在文艺路綫上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之一。这个問題其实早在十五年前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中英明地解决了，他写道：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須到群众中去，必須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創作过程。

由此可見，不管你是专业作家或是业余写作者，如果你要写出深刻反映群众生活和斗争的无愧于偉大时代的作品，要作一个真正的工人階級的文艺新軍，只有永远到

唯一的創作的源泉中去，永远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在劳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长期地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尽管党早已从方针路线上替文艺工作者解决了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可是我们有一些青年文学写作者，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承认这条方针路线，而思想上却还存在着种种抵触，连有些本身就生活在群众中间的青年文学写作者，也未能例外。譬如说，有些年轻的作家，当他们写出了几篇较为成功的作品后，就从生活中摆脱出来当专业作家了；由于年轻，他们原来的生活底子特别是劳动锻炼就很不够，可以作为创作的生活素材的积累也还不多，能写的都写完了，一脱离生活更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他们习惯用所谓“体验生活”或是“记者采访新闻”的方式到群众中去“收集材料”，下去“走马看花”嗅一下，屁股还没坐热，群众还没熟悉，就远离工农兵而去，回到城里，挖空心思地写上一年或二年，甚至还要写“大部头”。有一个青年小说家，他在脱产离工厂以后的一年中，住在城里就靠参观访问接触生活，一会儿写机器人，一会儿写日本战犯家属，一会儿又去讽刺共产党员老干部……因为他作品中的人物连自己也不熟悉，同时，自己本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又有了滋长发展，所以不能不使作品缺乏生活气息，苍白无力，以致堕入歪曲生活的反现实主义的歧途。这不过是我随便举出的一个例子。至于

还有许多尚未脱离生活的青年业余写作者，想在专业前努力“积累资金”，提出什么“为三千元而奋斗”“为五千元奋斗”的目标，一旦目标完成就想脱离生活而专门创作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有学生，有机关干部，也有工人；他们大都是把文学创作的劳动看作比工农业和其他劳动来得轻松，把作家看作比普通工人、农民来得高贵，他们在进行业余创作时，常常过多地要求领导上的特殊照顾，处处与群众不同，同时又感到自己的生活面太窄，觉得自己周围的普通劳动者不值得写，最好到处看看，找些新奇的东西；他们要求得到文艺团体的帮助，让他们到某个培养作家的专门学校去深造，或是找一个老作家专门培养他们，或是资助他们周游全国一番；总之，他们是决心要脱离劳动群众，脱离火热的斗争，而作一个“空头文学家”；即使人在群众中也和群众两条心，他们在学校里不是好学生，在机关里不是好干部，在工厂里也不是个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不能和群众心心相印，当然也写不出有血有肉的文学作品。从上述种种思想抵触情况来看，在我们青年文学写作者中间，脱离劳动群众的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而一脱离劳动群众，就好象无根之木，无水之鱼，不仅创作失去了源泉，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本书主义”必然会滋长起来，必然也会从他们中间产生出一批资产阶级右派；“青年作家”“天才神童”刘绍棠、刘宾雁等人的堕落，就是我们最好的反面教师。

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永远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脱离了劳动群众，脱离了这唯一的源泉，便无革命的文艺创作可言。我们要作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文艺新军，只有在劳动群众的生活和实际斗争中，来彻底改造自己的非工人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事实证明，一切革命的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凡是切实贯彻了毛主席的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的，就有可能产生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譬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投身到工农兵群众中，到斗争中去，长期落户，和群众同生共死，患难相交，其结果是不仅锻炼出一支久经风浪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文艺队伍（原来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作家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作家，而从工农兵群众中又培养出许多新作家），而且产生了象贺敬之等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一长串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又为广大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由此可见，文艺工作者在劳动中、斗争中长期地和工农兵相结合，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项坚定不移的根本制度；成为一切革命的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特别是我们青年文学写作者，树立工人阶级世界观、获得创作源泉的必由之途。